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十二編 第四冊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

陶智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

許鈸輝主編

第4冊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

陶智著



T1621386

1621386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陶智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目 2+334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第 4 冊)

ISBN 978-986-404-978-3 (精裝)

1. 金文 2. 清代

802.08

106001501

ISBN-978-986-404-978-3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四冊

ISBN : 978-986-404-978-3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

作 者 陶 智

主 編 許鈞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69270 字

定 價 十二編 12 冊 (精裝) 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貞松堂集古遺文」(三種)研究

陶智 著

作者簡介

陶智，男，漢族，安徽蕪湖人，文學博士。2011年7月畢業於安徽大學古文字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嘉興學院文法學院講師，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為古文字學和漢語詞彙史。近年在《中國文字》《漢學研究通訊》《漢語史研究集刊》《孔孟月刊》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及浙江省社科規劃基金等多項課題。

提 要

全文分兩部份，即上編《訂補編》和下編《研究編》。

在上編部份，按照原書所錄銘文順序，對《貞松堂集古遺文》全面校訂。校訂主要分四個方面：

- 1、隸釋未釋之字；
- 2、糾正誤隸、誤釋之字；
- 3、糾正誤摹之字；
- 4、訂補未摹、缺摹之字。

在《研究編》中，首先對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中考釋金文時所用考釋方法進行總結。分別從「據字形考釋」、「據文獻考釋」、「據語言考釋」、「綜合考釋」等四種考釋途徑以窺羅振玉的金文考釋之法；指出羅振玉在考釋金文中，以字形為主要途徑，參輔以其它各種方法，綜合利用各種材料進行金文考釋。

其次，對《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中羅振玉的金文研究進行述評，梳理羅振玉在該書中所考釋的金文文字。在全面考察該書中金文研究札記的基礎上，觀察羅振玉金文研究的傾向和特點。

再次，對羅振玉金文研究的整體成就進行述評。羅振玉在金文研究中不僅有文字的考釋，亦涉及銘文辭意的詮釋，以及結合傳世文獻對一些歷史制度的考察。

第四，從羅振玉金文考釋的失誤中分析他在金文考釋中的局限，並得出羅振玉金文考釋中所存在的不足：缺少嚴格字形分析；過於強調辭例的推勘；以誤釋文字為證據；忽視銘文辭意的通讀。這些方面的不足，對於當今的金文研究仍有借鑒意義。

最後，從學術史的角度總結羅振玉在金文研究史上承前啓後的作用。



目

次

緒 論	1
一、選題緣由	1
二、研究目的	3
三、研究現狀	4
四、研究思路	7
五、研究方法	7
上編：訂補編	9
第一章 《貞松堂集古遺文》訂補	11
第二章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訂補	193
第三章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訂補	217
下編：研究編	239
第一章 羅振玉金文考釋方法研究	241
一、據形考釋	247
二、據文獻考釋	254
三、據語言考釋	255
四、綜合考釋	256
五、小結	257

第二章 從《貞松堂集古遺文》看羅振玉的金文研究	259
一、從《貞松堂集古遺文》看羅振玉的金文考釋成就	262
二、從《貞松堂集古遺文》看羅振玉金文研究的其它方面成果	270
三、小結	285
第三章 羅振玉金文研究成就述評	287
一、考訂字形	287
二、解釋辭意	293
三、考證史實	294
四、小結	297
附：羅振玉金文考釋札記所釋文字正誤統計	298
第四章 羅振玉金文考釋中的局限與不足	301
一、缺少對字形的嚴格分析	301
二、過於強調辭例的推勘和文獻互證	303
三、考釋文字以誤釋字作為證據	304
四、過於強調文字形體辨識，而忽視了銘文辭意的通讀	306
五、小結	308
餘 論	309
參考文獻	315

緒論

一、選題緣由

羅振玉，字叔蘊，又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松老人。原籍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8月8日）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1940年5月14日卒於遼寧旅順。

羅振玉出生於江蘇淮安，中日甲午戰後，與人在上海合辦學農社和《農學報》，又設東文學社，翻譯介紹日本和歐美農學著作。1906年起，相繼任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辛亥革命後，長期僑居日本。1919年由日返國，參與清王朝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辟活動，「滿洲國」傀儡政權在東北成立後，曾任偽參議府參議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註1〕}

清末民初是一個社會大變革時期，在學術研究上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轉型時代。西學東漸之風日興，西方的科學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帶給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以新的氣息。而此時各種文物、文獻資料日出不窮，殷墟甲骨、敦煌遺書、漢晉簡牘、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古金石明器、一些古佚籍、海外古抄本等均在這期間被發現。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之下，湧現出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學術大師，他們為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從近代向現代的跨越做出了巨大貢獻，羅振玉即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

〔註1〕以上參甘孺（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

羅振玉少年時代即好金石銘刻，成年後，逢殷墟甲骨、流沙簡牘、敦煌遺書和大量古代器物的陸續發現；又與法國漢學家 E.E.沙畹、伯希和及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郎等人有所交往，因而學術見聞較廣，掌握資料獨多，堪稱近代金石學家中的集大成者。他以一人之力，廣泛收集各種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分門別類地進行整理研究，為眾多學科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可貴的資料。

羅振玉在金石銘刻和古器物資料的彙編方面做了大量的整理出版工作。在羅氏蒐集整理的眾多器物資料中，以金文為主的銘刻資料主要有：《秦金石刻辭》(1914)、《殷文存》(1917)、《鄣草堂吉金圖》(1917)和《貞松堂吉金圖》(1935)；1930~1934年又命其第五子羅福頤助編《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補遺》及《續編》各三卷(三書均摹寫石印)。後又編撰《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1937)，仍由羅福頤助編，集錄羅氏家藏商周金文拓本 4831 器，堪稱三十年代集錄金文之大成。

羅振玉所編各類器物圖錄為數頗多，除《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外，對於古器物範、古明器、古鏡、瓦當、璽印、封泥、符牌、鈔幣、刑徒墓磚、買地券等物，都曾先後編印專集。羅氏還按地區彙編石刻資料，主要有《昭陵碑錄》、《唐三家碑錄》、《西陲石刻錄》、《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六朝墓誌菁華》、《海外貞瑁錄》和《三韓塚墓遺文》，以及芒洛、東都、鄴下、中州、襄陽、廣陵、吳中、山左等塚墓遺文(墓誌)等。

終其一生，羅氏的著作達 130 多種，刊印書籍 400 種以上，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寫道：「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佈，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也是值得肯定的。^{〔註 2〕} 甲骨學家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言》(1952 年)中也評價：「羅振玉對甲骨的搜集和流傳最為有功。」^{〔註 3〕}

吳浩坤、潘悠在《中國甲骨學史》上曾評價羅振玉說：「從政治立場到思想感情來說是封建的、反動的，但是他長於考古，一生對學術界的貢獻，特別是

〔註 2〕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註 3〕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言》，《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中華書局 1952 年。

關於史料的搜集、傳播方面的功績，卻是不可抹煞的。」^{〔註4〕}這一說法，應該是比較客觀的評價。近幾十年國內外學者對羅振玉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能從各個角度對羅氏在不同學科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些總結。縱觀近百年的金文研究，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個是語言文字學，一個是近現代考古學。金文研究範圍不僅限於銅器銘文的釋讀和金文字形的考釋，還包括對考古學、古代史、文獻學的研究。羅振玉是處於現代金文研究發展前期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在金文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特殊意義。他不僅在青銅器銘文的搜集、整理、刊佈做了大量的基礎性的工作，而且開始用近現代的方法整理研究古文字。在羅氏的甲骨文研究著作《殷商貞卜文字考》中，正式開始以卜辭證史。全書分四章，分別為「考史」、「正名」、「卜法」、「餘說」，對後世甲骨學以及古文字學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王國維、郭沫若等踵武其後，取得學術上的巨大成功。羅振玉在《與友人論古器物書》^{〔註5〕}中亦明確地表達通過古器物學研究歷史的目的，而且涉及面很廣，例如他提到「古代酒器計容量者，並當資以考古」，「獸圈中有一人以足踏弩，可考古者蹶張之狀」等。羅振玉的金文研究，正是這樣一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通讀羅氏金文研究的相關論著，不難發現其中既廣含文字考釋、銘文訓詁等語言文字學層面的真知灼見，還包含眾多諸如歷史學、器物學乃至考古學等相關學科問題的討論。但相較於羅氏的甲骨學研究，學界對於羅氏金文方面成就的研究尤顯不足。目前很少有人從羅振玉的金文論著入手，研究羅氏在金文研究領域的成就與影響。從金文研究史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對羅氏的一些具有開創意義的金文論著進行梳理補訂，以考羅氏治學之得失，而探學術之源流。而《貞松堂集古遺文》則是羅氏集金文著錄於考釋於一體的金文著作，大體能反映羅氏研治金文之成就。對於該書的校補研究，可以展現羅振玉在金文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和學術精神，為將來進一步研究羅振玉的學術思想與成就提供一些幫助和補充。

二、研究目的

1928年冬至1930年冬至，羅振玉潛心青銅器墨本整理分類，編為《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記錄三代青銅器1273件，秦漢以後青銅器1525件。每

〔註4〕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第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註5〕羅振玉《與友人論古器物書》，《雲窗漫筆》第38~43頁，貽安堂石印本1920年。

件之後，摹有銘文，附以釋文，且間有對銘文字詞方面考釋訂補之短跋。1931年，羅振玉又將編餘摹本整理付梓，是為《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三卷計錄三代青銅器 205 件，秦漢以後青銅器 103 件。自稱將三十年間所見到的前人未曾著錄的青銅器及銘文囊括。「然陝西、河南等昔日商周重地時有青銅器出土。羅振玉極力搜羅，終有《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三卷)。」^{〔註 6〕}該編著錄周秦漢青銅器墨本 345 件，前後三書共收錄青銅器墨本計 3451 件。此三書既有訂正前人錯偽，所謂「汰偽存真」，又有補充前人未曾著錄，可謂集諸家著錄之大成。^{〔註 7〕}但是，該著代表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水準，由於客觀歷史條件的局限，無論是摹形、考釋、還是證史，都有一些可以糾正的地方。而全面校理此書，並藉此探羅氏金文研究之得失，在二十世紀金文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本課題擬在全面研讀校訂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的基礎上，旁及羅氏其它相關著作，構築起羅振玉金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對具體問題的深入分析校訂為主要形式，客觀評價羅振玉在金文字形考釋、銘文辭意釋讀以及銘文中所涉名物制度考訂等方面的得失，從而為準確界定羅振玉在 20 世紀金文研究領域所處的地位提供具體證據支持。並以羅振玉金文研究為切入點，從學術史的角度，勾勒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金文研究狀況，追溯金文研究的學術傳承。與羅振玉相近時期有一批重要學者致身於金文研究，如方浚益、吳大澂、吳榮光、劉心源、孫詒讓、林義光、王國維等，而對清末直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包括如郭沫若、唐蘭、于省吾等學者的金文研究學術傳承的考察，是金文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從學術史角度將羅振玉置入這一時代背景之下的研究，是相當有必要的。

三、研究現狀

對羅振玉的研究歷來多集中在史傳方面，如陳邦直的《羅振玉傳》(1943)、羅繼祖的《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1980)，介紹了羅振玉的生平。羅琨、張永山《羅振玉評傳》(1996)對羅振玉的一生作了詳細全面的評述。董作賓的《羅雪堂先生傳略》(1973)、日本匯文堂書店出版的《歷史人物資料叢編初編》中的《羅振玉傳記彙編》(1978)楊升南的《羅振玉傳略》(1983)等較

〔註 6〕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序》，《貞松堂集古遺文》上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

〔註 7〕同上。

概括地介紹了羅氏的生平及學術成就。羅振玉一生著作達一百三十多種，刊印書籍四百種以上，在甲骨學、金石學、敦煌學、簡牘學，古文字學、文獻學、教育學、圖書編纂學等眾多領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對於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但是由於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動，使得之前國內對他學術成就的研究顯得不足。但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們應用歷史的眼光，採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批判地吸取其研究成果，不應因政治立場而加以否定。到目前為止，介紹羅氏生平及學術成就的論著還不是太多，較早有莫榮宗的《羅雪堂先生年譜》，該書較詳細地介紹了羅振玉的一生及其學術成就，多處引用《集蓼編》說明羅氏當年的心境，還引用了與之相關的他人的著作，並且每介紹到羅振玉的重要著作時，均附上當時羅氏所作的自序，有的還加有作者的案語。^{〔註8〕}解放後由於政治原因，羅振玉的學術成就在大陸一直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上世紀五十年代張舜徽《考古學者羅振玉對整理文化遺產的貢獻》一文述其學術之功^{〔註9〕}，但影響有限。八十年代張氏又撰《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係》，肯定了羅振玉的學術貢獻^{〔註10〕}，後羅福頤撰《羅振玉的學術貢獻》（1984）亦有論羅氏治學之成就。1980年，陳焯湛、曾憲通在《論羅振玉和王國維在古文字學領域內的地位和影響》裏提出：「對待羅振玉和王國維這樣政治立場反動而學術上有貢獻的人物，形而上學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不管其政治態度而全盤加以肯定，當然不行；根據其政治態度而完全加以否定，也同樣不行。唯一的辦法是面對事實，運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非其所當非，是其所當是。首先應該把政治和學術區分開來，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在學術領域內，同樣也要一分為二，力求對他們作出合乎客觀實際的評價。」^{〔註11〕}這篇文章主要從對待羅、王的正確態度、二人的時代與學術、對古文字學的貢獻、治學的基本特徵、階級烙印與時代局限等五個方面概括地闡述了羅王二人的生平及治學方法，對羅振玉亦有了新的評價。

〔註8〕收入影印本《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附》，臺北大通書局1973年。

〔註9〕張舜徽《考古學者羅振玉對整理文化遺產的貢獻》，《劬庵學術講論集》293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註10〕同上，336頁。

〔註11〕陳焯湛、曾憲通《論羅振玉和王國維在古文字學領域內的地位和影響》，《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年。

一直以來，金文的研究多關注於考古、語言文字和歷史方面，對於學術史的研究尚顯不足，對於在金石學和銘文考釋方面有重要貢獻的學者的專題研究，更顯薄弱；而這又是研究金石學史的一項基礎性的工作。目前為止，對羅振玉的金文成就進行研究的論著相對較少，文字學研究史以及文字學通論方面的一些專著中有所涉及，如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對羅氏蒐集整理金文資料給予肯定，總結曰：「由於羅氏對古器物和銘文有豐富的學識，他的著作質量較高。」〔註12〕另外楊五銘的《文字學》(1986)，孫鈞錫《漢字通論》(1988)、嚴休主編的《二十世紀的古漢語研究》(2001)、趙誠主編的《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2003)等著作對羅氏治金文亦有一些概括性的論述，多肯定羅氏收錄之功，而於羅氏考釋之功則語焉不詳。黃德寬、陳秉新的《漢語文字學史》論及羅氏考釋文字之法：「他(羅振玉)既重視以《說文》為比較的基礎，參證金文，又注意分析甲骨文字本身的特點，反窺金文，觀古文字之流變，糾許書之遺失。」〔註13〕餘者如《羅振玉評傳》、《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等傳記編年類著作對於羅振玉的金文成就亦多言之泛泛。至於單篇論文，則更未見有專門對羅氏金文論著，包括銅器銘文的釋讀、證史等方面成就的概括總結性文字。近譚飛的博士學位論文《羅振玉文字學之研究》(2010)亦側重於整理了羅振玉甲骨學方面的研究成就，對於羅氏的金文、石鼓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的整理亦有涉及；但總的來看，於羅氏金文方面的研究仍顯不足。

總而言之，對於羅振玉的金文研究，以往論著多集中於其搜求著錄之功的述評，且又多為概論性的評述，而對於羅振玉的金文考釋成就，則多附闕如。誠然，羅氏在金文搜求刊佈，以及金文材料的整理上是有著突出貢獻的。但是在羅振玉的金文研究方面，他的金文考釋之功不應就此而湮沒。羅氏在三十年代前期金文研究的眾多學者之中，不失為其中代表性的一位。《貞松堂集古遺文》則是他摹寫、考釋青銅器銘文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也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金文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雖然之後羅氏又有《三代吉金文存》問世，但僅錄拓本，而無釋文，相較於《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頗不能見羅氏金文考釋之功。而從《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入手，以訂補的方式，梳理羅氏於該書中的金文

〔註12〕 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第94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

〔註13〕 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第14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研究成果與不足，并旁及羅氏其它金文論著，繼而全面整理羅振玉金文研究情況，對於金文學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項工作。

四、研究思路

本書結合金文考釋方面的最新學術成果，考訂補證羅氏的《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按原書所錄摹本的順序，從以下幾方面對《貞松堂集古遺文》（下省稱為《貞》）進行全面訂補：

- 1、根據現代學界的研究成果對《貞》中未釋之字進行隸釋；
- 2、對《貞》中誤隸、誤釋之字加以糾正；
- 3、《貞》書所錄皆為據銅器原拓摹寫之作，所錄之字形或有訛誤，本文擬根據《殷周金文集成》等對書中誤摹之字加以糾正；
- 4、訂補書中未摹、缺摹之字；
- 5、結合現代研究成果，對銘文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的名物制度的詞語進行訓釋。

後根據疏證校補的結果，從學術史的角度對羅氏《貞松堂集古遺文》進行述評，總結該書的在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與不足，並以此而旁及羅氏其它論著中的有關金文研究的著述，綜合述評羅氏在金文研究史上的所取得的貢獻。最後由羅氏治金文之特點以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金文研究的大致面貌和研究傾向。

五、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從金文研究的角度，對羅振玉的成就與不足進行探討，主要以《貞松堂集古遺文》為側重點，考訂《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中的缺漏與訛誤；並結合羅氏的其它著作，如《雪堂金石文字跋尾》、《遼居乙稿》、《遼居稿》等，全面論述羅振玉金文研究的成就，主要採用以下幾種研究方法：

1、比較對照

羅振玉為一代國學巨匠，是在中國的近現代學術史上具有開山之功的一位學者，他的成就涉及眾多領域，金文研究是其中之一。而他的金文研究，也是和他的甲骨、簡牘的研究密不可分的，即「較多地從分析字形演變中獲得新見」〔註14〕。羅氏自己也說：「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窺卜辭。」

〔註14〕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增訂本）》15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註 15〕所以，在探討羅氏金文研究的成就時對比參照他的有關其它領域的成就，如《殷虛書契考釋》、《流沙墜簡》等著作，以見羅氏考釋文字之通法。另外，與羅氏時代相近者，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如方濬益、吳大澂、吳榮光、劉心源、孫詒讓、林義光、王國維、郭沫若、于省吾、唐蘭、容庚、楊樹達、商承祚、陳夢家等，他們共同推動了古文字研究的進步與發展。在考訂羅氏金文成就時，結合以上諸家著作，相互對比，以彰羅氏治學之得失。

2、文獻互證

《貞松堂集古遺文》是羅振玉金文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不僅僅是考釋文字、摹寫拓本，同時還有銘文的通讀、地名和人名等史學方面的考證。既廣含字形考釋、銘文訓詁等語言文字學層面的真知灼見，還包含大量諸如歷史考古學等相關學科問題的討論。所以在對銘文逐條校訂的同時，還需要對銘文文義疏通理解和對相關銘文所載的兩周秦漢歷史地理加以探討；利用當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對照傳世文獻，隸釋該著摹本銘文，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對照，考訂銘文中的字詞、以及地名、人名等專有詞彙。

3、個案分析與宏觀評述相結合

在全面細緻地研讀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從羅振玉的相關論著中提取一定量的具有典型意義的諸如字形考釋和詞義訓詁等實例進行重點分析；再在重點材料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宏觀的把握和評述，概括總結羅氏治金文之成就。

〔註 15〕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序》，《殷墟書契考釋三種》第 97 頁，中華書局 2006 年。

上編：訂補編

